



宗兆宣 冯冬梅

淅淅沥沥的雨,从清晨一直不停地滴落。盛夏的风,从黄营村山坡上的灵枣林吹来,在这座普通又不平凡的坟头轻轻吹过。

40岁的沈磊带着家人来到曾祖父沈忠明与曾祖母的坟前,一边抚摸着墓碑,一边掏出一块红布包裹着的烈士证明书,雨水、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太爷爷,北京来人了,卢沟桥那边派人来了,那地方您最熟悉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主任赵迪立正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匆匆赶往沈忠明烈士的家乡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黄营村。“真想早一点看到英雄出生成长的地方,见见烈士的后人。”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一场简朴而不失隆重的“沈忠明烈士革命文物”捐献仪式在黄营村的会议室举行。作为烈士的曾长孙,沈磊已带着家人从山上回到村部。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布包,将发黄的烈士证明书轻轻摊平,他的眼睛再次湿润:“太爷爷牺牲87年了,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传了几代人了。这是传家宝,但更属于国家文物,我们愿意捐献给国家,放在纪念馆比放在我们家更有价值,我感觉这是最好的纪念!”

“沈忠明是我们这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民族英雄,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他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多年来,一直收集整理沈忠明事迹的黄营村小学老校长沈树进说,他是从小就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的,多年来他也在学校为一届届的孩子们讲述英雄的事迹:“这次烈士证明书带到北京,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英雄的事迹,铭记那段历史!”

时光回溯,烽火连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夜寂静而凝重。在战争的阴霾笼罩下,奉命驻守卢沟桥的沈忠明和其他官兵枕戈待旦,密切注视着对面日军动向。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遭到中方的拒绝。

7月8日黎明,日军大队人马突然逼近中方永定河东龙王庙阵地,仍以找人为借口强行过桥,奉命驻防的220团3营9连排长沈忠明跳出战壕,制止日军进入警戒线。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战斗中,沈忠明率队坚守阵地奋勇还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最后与敌人展开肉搏,身中两刀壮烈殉国,成为“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1986年,这段往事被沈忠明入党介绍人周树一写在了《共产党员沈忠明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文章中,传颂后世。

“太爷爷牺牲时才31岁。以前常听爷爷说,当年太爷爷身负重伤,还挥起大刀与日军肉搏,左臂被敌人砍掉了,身上也中了几枪,后来他入党介绍人把他埋在卢沟桥畔龙王庙附近。”眼含热泪,沈磊自豪地说。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唤起了

了当时四万万同胞的抗日决心。无数的热血儿女,纷纷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

沈忠明不会想到,他向日军打响的这一枪,会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先声。当年的热血青年离家投笔从戎,从翻过村边山头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和坚定的信仰。

1906年,沈忠明出生在原隰溪县马桥区阡河乡黄营村。沈家当时家境不错,因而沈忠明在偏远的山村得以进到私塾学习,长大后又在家乡教书,娶妻、生子,成为家人眼中的骄傲。然而,年轻的沈忠明并没有在家安享他的人生,而是黑暗中苦苦追寻光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如一道惊雷,打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山河破碎,风云变色,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无数热血青年心中的火焰被点燃。他们目睹着家园被侵略,百姓遭涂炭,悲愤在心中翻涌。1933年,在妻子怀了次子4个多月时,沈忠明毅然离家,前往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多年后,沈忠明的妻子才向家人讲起当年丈夫离开家的情景。那一天早晨,雨也是一直下个不停,沈忠明告别家人,沿着村边窄窄的山道向前。要翻过这个山头,才能走出封闭的山村,站在半山腰,他转过身,挥挥手臂与妻子告别。没有人会想到这一转身,便是永别。

1935年,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220团3营9连连排长。1936年,经乡亲、中共地下党员周树一介绍,沈忠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征程漫长而艰苦,沈忠明挂念着家乡的亲人,家书成了他与亲人之间唯一的纽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仿佛能从字里行间看到父母的日益年迈,看到妻子思念的泪水,看到长子的成长,甚至看到从未谋面的次子的模样。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写下自己的思念,告诉他们自己一切安好,让他们不要担心。每一封信,都承载着无尽的亲情,跨越千山万水,温暖着彼此的心。沈忠明在抗日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国家和亲人的爱。他坚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他将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与亲人们团聚。直至牺牲的那一天,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

沈忠明长眠在卢沟桥畔,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副团长周树一



亲手掩埋了他的遗体,并立了一块木牌。上世纪70年代,周树一回乡探亲时,专程看望沈忠明的家人,向他们讲述了沈忠明的英勇事迹,沈家人才知道沈忠明早已为国捐躯。1976年,沈忠明的妻子带着对丈夫近半个世纪的思念,郁郁而终。之后,次子沈树敏曾专门到卢沟桥畔寻找父亲坟墓。由于时间久远,具体位置已无人知晓,最终在卢沟桥畔取回一捧黄土。兄弟俩将这捧可能被父亲鲜血浸透的黄土与父亲生前穿的衣物放在一起立了衣冠冢,与母亲合葬在一起,完成了形式上的夫妻合葬。他们坚信,这样父亲就会魂归故里,与母亲长相厮守、不再分离。

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忠明长子沈树芬颁发沈忠明革命烈士证明书。此后,这张证书就成为沈家人珍藏的宝贝,代代相传。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沈家人和附近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衣冠冢前,缅怀先辈,追思英魂。

历史不会忘记,历史应该被铭记。1987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



捐赠烈士证书。

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缅怀英烈,铭记英烈、告慰英烈。

沈忠明烈士的英勇事迹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傲然屹立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他的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一代又一代黄营村人前行的道路,成为他们奋发向前的动力与坚定的信仰。在烈士精神的滋养下,黄营村的人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

“我们村党员干部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传承沈忠明烈士精神,无私奉献,带领乡亲们建设更加富裕、美好的黄营村,让盛世美景如烈士所愿。”黄营村党支部书记李进饱含深情地说。

夏日的黄营村,青山绿水环抱,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宛如巨龙蜿蜒盘旋;近处的溪流潺潺流淌,恰似银带轻盈飘舞。村中道路平坦宽阔,一栋栋小楼拔地而起。当年,英雄离家赴国难时走过的荒山头,如今早已是枣林郁郁葱葱,一颗颗灵枣挂满枝头,成为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在“党建+合作社”的引领下,灵枣产业恰似一幅绚丽多彩的乡村振兴锦绣画卷,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灵枣种植达1万余亩,灵枣产量500多万斤,年销售额达23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000元,黄营灵枣已经是声名远扬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片被烈士精神深深滋养的土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以崭新的姿态豪迈地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无数像沈忠明烈士这样的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和平与安宁。捧着烈士证明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主任赵迪立神情庄重。“明年我国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将会把沈忠明革命烈士证明书陈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参观,让世人铭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带着烈士证明书,赵迪立挥手告别烈士的后人和乡亲。汽车沿着山道缓缓离开,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架在村边的山头上。“她生了一个又一个,都被号角的呼声吹走了。山那边是什么,是烈士的英魂,是他们拼死保卫的新中国……”车上的音乐响了起来。

拾庄稼

王绪谦

秋天是土地一年四季中最丰满的季节,各种庄稼渐次成熟、收获,呈现出粮满场、屋满仓的丰收景象。拾庄稼活动也在这个季节热热闹闹地登场了,人们奔波在田地地头,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采收着散落在田地里的庄稼,让粮食在汗水的浸润下颗粒归仓。

庄稼分地上和地下两种产果方式,地上秸秆挂果型的农作物有玉米、高粱、芝麻、大豆等,小麦、稻谷则把籽粒顶在头上;地下根部簇团结果的农作物有花生、红薯、马铃薯等。庄稼收获以后,土地上还会具有一定的残留,于是便有了拾庄稼的补充收获行动。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经常跟一些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带着竹篮和铁铲到田间捡拾庄稼。秸秆上掉落的庄稼一目了然,直接收入囊中,当然会不停地奔走、寻找和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会同时聚焦同一个目标,虽然一起过去抢着捡起来,但一般都会让给最小的伙伴,图的就是在一块玩个痛快,不会因为一根玉米棒什么的伤了和气。捡拾庄稼最难的就是“土里刨食”,红薯、花生等庄稼需要用铁铲不停地翻土、淘取,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弯腰弓背,严重透支体力,但再苦再累也会被翻露出来的果实惊喜所取代。记得有一次我顺着红薯垄子刨了好一阵子都毫无所获,累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我心有不甘,眼睛四处扫描,试图发现身边土壤里隐藏红薯的迹象,诸如土壤表层出现小鼓包或是深入泥土的红薯藤子等,此等状况下一般都会有所斩获。突然,我发现一簇泛黄的马泡瓜秧下面略显凸出,有红薯叶片覆盖,一阵窃喜,弹起身来,用铁铲一刨,没几下,一个大红薯连带它的两个小兄弟便暴露在我的面前,真给力呀!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小伙伴们也呼啦一下围过来,跟我一起分享这泼天的快乐。

在田野里摸爬滚打,有时也会遭遇惊魂一刻。那天我们几个小伙伴排着队往前冲,搜索地下的红薯。突然小武惊叫着跑开了:“蛇,有蛇!”我们围上去一看,一条赤链蛇正在不停地扭动,小林举起铁铲要结束赤链蛇的性命,我出面拦住了他:“蛇是吃老鼠的,是益虫(方言),放了它吧!”我用铁铲把子轻轻触动了一下赤链蛇,示意它赶紧离开。赤链蛇转眼间就钻进了不远处的草丛里,结束了与我们的紧张对峙。不一会,我们又恢复了平静,继续着土里“淘金”。

土地创取的粮食虽然损伤率高,但不影响它的食用。就拿红薯来说吧,经常会在搜寻过程中被铁铲砍烂,但拿回家以后,大人们淘洗干净,削去疤痕,就可煮食了,也可以切成红薯干晒干贮藏,用于牲畜饲料。

挖鼠洞是我们田野里获取粮食的又一途径。别看老鼠是一种体积较小的动物,但这家伙有着超强的储粮能力。我们只要发现有鼠洞,就会拧成一股劲儿,挖地三尺,把鼠洞翻个底朝天。老鼠极其狡猾,昼伏夜出,外面一般只留有一个出入洞口,白天隐匿洞中的时候,老鼠还会把洞口用松土覆盖,起到伪装作用。土壤下面的洞穴结构复杂,有好几个分叉,如不狠下心来,是无法直取老巢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块花生地里发现了一个鼠洞,从洞穴周围隆起的土壤来看,这个老鼠洞一定非同小可。于是我们摆开战场,拉开了大战的架势,先是把洞穴及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土壤清理出去,以便寻找地下洞穴和向下挖掘。我们找到了三个不同方向的洞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使用草团把其中的两个洞穴堵住,主攻另一个洞穴,但挖着挖着,这个洞穴就到了尽头,一无所获,小伙伴们不免有些失望。于是转向开挖另外两个洞穴,不一会儿就有了新的发现,一团细软的、软绵绵的柴草出现在面前,这一定是老鼠居住的地方,这家伙还真知道躲猫呢,原本以为洞太潮湿难耐,可老鼠却打理得像模像样。再深入挖掘,两只大老鼠鱼贯而出,仓皇逃窜,被我们一举歼灭。终于挖到储粮的地方了,伴随着惊喜,我们足足扒出来一竹篮花生,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大豆粒。我们平均分配以后,没有跟捡拾的好粮混装在一起,而是脱掉裤子,扎起裤管,把鼠洞挖出来的粮食装起来,拿回家里,交由大人加工后喂养家禽家畜。

捡拾庄稼有时候会跑得很远,十里、八里常有的事,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融融。累了的时候,我们就赶到附近的树荫下歇会儿,拿出临出门时携带的油馍、咸鸭蛋吃起来;渴了,就跑到河沟边,拂去水面的杂质,喝上几捧清水,补充能量。遇到未收获的庄稼地,我们立马避而远之,秋毫无犯,这是我们懂事时大人就教会的做人道理。

捡拾庄稼分为旺季和淡季,旺季就是庄稼刚刚收获以后,残留量大,只要肯出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收获满满。捡拾庄稼的高峰期,我一天就掙回家三趟红薯呢!淡季就是秋凉以后,在翻起的冬耕田里寻觅红薯或花生果。这时候捡拾庄稼的多半是老年人,他们有着足够的耐心,在田野里留下了数不清的脚印,他们心疼粮食,双手种下的果实,捡回家里心里才踏实。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邻居王奶奶一个秋天下来,磨破了两双布鞋,可她捡拾的粮食足够老伴享用一个冬天呢!

岁月悠悠,时光流逝,曾经捡拾粮食的情形,如今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热爱这片古老的土地,热爱养育我们的粮食。



《拾庄稼》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